

盡頭的回憶

吉本芭娜娜

張致斌◎譯

デッドエンドの思い出

時報出版 藍小說

聖小訪叢書(88)
盡頭的回憶

作者 古本芭娜娜

譯者 張致斌

副總編輯 葉美瑤

編輯 邱淑鈴

美術設計 米樹兒

企畫 黃千芳

校對 張致斌、邱淑鈴

董事長 孫思照

發行人 莫昭平

總經理 林馨琴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客服專線 (011) 3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 0800-331705 (011) 3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 (011) 3304-6858

郵撥 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 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電子郵件信箱 lter@readingtimes.com.tw

印刷 盈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初版三刷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日

定價 新台幣二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DEDDOENDO NO OMOIDE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 © 2003 by Banana Yoshimoto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ISBN 978-957-13-4764-6

Printed in Taiwan

盡頭的回憶

デッドエンドの思い出

吉本芭娜娜◎著

張致斌◎譯

目次

幽靈的家 | 005

「媽——媽！」 | 067

一點也不溫暖 | 135

朋朋的幸福 | 157

盡頭的回憶 | 177

後記 | 236

幽靈的家

「既然如此我想吃火鍋，可是一個人在家裡吃太無趣了，小節，要不要過來一起吃？」

我只是說了一句「打工的時候，謝謝你幫了我那麼多忙，所以想用薪水請個客。」而已。

結果岩倉君給我的回答就是如此。

以前遇到獨居男性提出這種邀約的時候，我都不知道該以何種態度來接受。

可是他這個人，這句話應該百分之百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再說，他的住處似乎也不太遠，我心裡如此盤算。

總而言之，他這麼說的時候一臉乾脆，毫無其他意圖，我的心裡也完全沒有小鹿亂撞的感覺。

他的身上，有種很不可思議的特質，彷彿隆冬陰霾的天空一般，有種晦澀不清的明朗與陰沉，這一點總令我有些猶豫，不知該不該喜歡他。因為我好像完全感覺不到青春戀情中非常重要的，會想要狂奔的那種勁頭，那種興奮激動。

「那就這樣決定囉？」

我說道，而後淡淡地敲定了日期。

這時，我倆坐在校園中，唯一一棵巨大櫟木下的長椅上，這是我們就讀的大學。

我原本就沒有什麼朋友，僅有的少數幾個也都忙於打工，很少來學校。這是三流私立大學裡常見的狀況。因此之故，行動大多獨來獨往的岩倉君還有我，自然而然就走得比較近。

和他，是在附近一家類似酒吧的店結識。當時我暫時替一個在那裡打工的朋友代班，而他則在那裡兼職當酒保。

自那之後每次在校園裡相遇，我們都會去吃個飯或是聊聊天什麼的。

據他說自己是這個鎮上一家相當知名的瑞士捲蛋糕店的獨生子，由於不願繼承家業而節衣縮食非常努力地攢錢，而他的生活也確實給人這樣的感覺。若是不趁著大學時代存錢並且自己決定出路，到時候不論願意與否，都有一個得烘焙一輩子瑞士捲的人生在

等著，有這種被逼到窮途末路的感覺。他的工讀人生，流露出未來出路已經訂定了的人特有的那種無奈。

「這樣不是很好嗎？瑞士捲最棒了。」

非常喜歡瑞士捲的我這麼說。

「我也不是真的完全不喜歡，我母親，是個非常能幹的人噢。開朗，和藹，工作勤奮。」

岩倉君說道。的確，岩倉君母親的開朗與幹練，在附近的城鎮也相當有名。我經常聽到有人表示，是因為被那親切的待客之道所打動而不知不覺前往光顧。

「我……我真的覺得認為她是個修養很好的人。」

「我知道呀。」

他的善良，以及良好的教養，只要一同走在街頭就可以清楚了解。比方說在公園散步，枝葉在風中窸窣搖動，光影也隨之晃動。這個時候他就會眯起眼睛，一臉「真舒服哪」的表情。如見小朋友跌跤，就會露出「哎呀，跌倒啦」的表情，若是小朋友被家長

抱起來，就會轉爲「太好啦」的表情。這種率真的感覺，是那種從雙親獲得無比寶貴之物的擁有的特徵。

「所以，如果就這麼順應現有狀況在那個家裡度過一生，我也會漸漸變成一個修養很好的人。」

「那有什麼不好呢？」

「也不是不好，可是在我看來，那並不是真的有修養。生活安穩，有錢又有閒，任何人都會變得優雅有氣質吧？同樣的道理，這樣下去的話，我也將變得只有在那種狀態下才會顯得有修養。如此一來，自己心中討厭的黑暗層面就會逐漸滋生。搞不好，我就會抱著淺薄的修養終老一生。因爲我原本也算是個好脾氣的人，可以的話，我也希望能培養那種氣質，而不是黑暗的部分。」

「莫非，這就是你節衣縮食努力存錢的理由？」

「還說不上那種程度吧。只是去做已經決定和能力所及的事情而已。如果不做任何改變就這樣下去的話，我總有一天會接手那家店。到時候就沒有辦法從那種狀況中抽身

了。」

岩倉君說道。

讀那所大學非常花錢。

至於我的情況，由於自己正巧出生在雙親工作繁忙的時期，所以被送進了那裡的幼稚園，而後只是一路直升上去而已。

我是隔壁鎮上一家還算知名的洋食屋店家的女兒。簡單來說，這是一家旅遊指南上面必定會介紹，適合閤家外出打牙祭、或者單身上班族想要慰勞自己一下在外面吃個晚餐再回家，可是並不算奢侈到吃法國菜的程度，諸如此類狀況時會去光顧的餐廳。

由於我希望日後能夠接手這家由祖父母那一代經營至今的餐廳，學歷什麼的其實馬馬虎虎也無所謂，只要能夠為家業投入心力就好。說是投入心力，也不過是維持原樣而已，連菜單都完全沒有變動，蛋包飯、棕色醬汁（demiglace sauce）、或者燉飯（pilaf）等等的作法都已經扎扎實實地學會，剩下就只有找時間去取得廚師執照而已。

我的哥哥不願繼承家業，高中時就離家獨立。如今，他在一家廣告代理公司任職，

做得相當起勁。

那種「說不出個所以然可是不願繼承家業」的感覺令我憶起哥哥過去那熟悉的模樣，或許這也是我之所以會和岩倉君走得比較近的理由之一。

以前經常在夜裡聽哥哥吐苦水。

就好的方面來說，哥哥的好奇心旺盛，經常交際應酬，不是可以日復一日重複既定事項，在固定的時間以相同方式行動那種類型的人。時時追求刺激，最喜歡新奇的事物。會認為這樣的哥哥適合繼承家業，在我看來應該是父母的偏見。

「哥哥不可能接手洋食屋啦，還是交給我吧。」

我總是這麼說。

夜半在房間裡，哥哥總是苦笑，並且用「可是，畢竟我的手比較巧」、「我的體力比較好」、或者「畢竟父母是希望由我來繼承啊」諸如此類的說詞試圖說服他自己。

一旦自己的位置被別人占據就會感到不安，哥哥也屬於這種類型。

時至今日，哥哥跟家裡的關係是偶爾會回來玩，吃個飯就回去。因為還沒有定下來

的打算，短時間之內應該不可能結婚，於是回來繼承餐廳的要素就漸漸變得一個也不剩了。

雙親似乎也做過種種考量，對於表態想要繼承的我，下了諸如「這樣也許太勉強了吧」或者「反正也不可能要求妹妹變成像她哥哥那樣，也許就讓她多見識一下世面好了」之類的結論。這種發展，可能是他們心裡認為理應繼承家業的哥哥擺明了沒有那個意願而大受打擊的緣故。

為慎重起見，雙親也不願萬一我到時候改變心意還要強迫我接手家業，所以讓我一路讀到了大學以便有時間可以考慮，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呢，我並沒有改變心意，所以一路讀到大學，到頭來單純只是充實人生而已。

由於對我來說，與勞動的父親和母親一同走過歲月是極其自然的事情，由於我認為，守著父母，看他們有朝一日接替已經過世的祖母以及有如店裡的招牌、仍然會忍不住到店裡幫忙招呼熟客的爺爺的位置，是人生中最確切而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完全無法體會，對此感到厭煩而離家的哥哥，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情。

從小，我就是個過於認真的孩子，最喜歡的就是持續去做某件事情。至今仍然還在練書法，珠算也是最近心算已經頗有把握才擱下，還有就是十年前開始學陶藝一直到今天。與三名兒時玩伴固定同去岩手某家溫泉旅館，也成了最近這八年來從未間斷的行事。

所以，岩倉君拒絕接手這麼一家味道好、條件佳，狀況非常棒的瑞士捲蛋糕店的心情，我也不明白。如果有其他打算還另當別論，可是又沒有，那究竟把目標放在何方，我完全無法理解。

由鮮少詳細說明事情或是自己內心世界的他的說法聽來，似乎純粹只是愛做夢而抗拒自己必須面對的情況而已。

可是，同樣身為長期經營餐飲業家庭的子女，我一直覺得跟他想法相近，很談得來。

明知這並非什麼大不了的責任，可是我們有個共同點，就是一副慣於背負某種責任的模樣。

到了約定的火鍋日，我買了材料，首度造訪岩倉君住的公寓。

那棟建築物位於岩倉君的伯父所擁有的土地上，已經決定要拆除，所以在那之前願意以每個月五千圓的房租出租，於是就住下了……雖然之前已經聽說過這件事，可是建築物的狀況卻是超乎想像的嚇人。

破破爛爛，窗玻璃也破了，木造、外面的樓梯毀損，走廊也多有腐朽。

「怎麼這樣啊？太可怕了，你竟然一個人住在這種地方。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覺得渾身無力，心裡這麼想。

屋子的狀況實在太糟糕，來到現場看過就可以理解，也難怪這裡沒有其他人居住。他之所以會有那種獨特的、透明的陰鬱，寂寥的感覺以及沉重的理由，這下子我似乎就懂了。

我裹好圍巾，在冬天冷冽的空氣中，仰望陰霾的天空，嚥下一口唾液。不知怎地，只覺得進去之後就無法再以原本的自己出來了。

來到二樓位於邊角的房間，岩倉君打開老舊的拉門相迎。

「這地方可真嚇人哪。」

「就是啊，不過，這間房以前是房東住的，很寬敞噢。」

他笑了。

這倒是真的。與寒酸的拉門給人的印象相反，屋裡的隔間竟然有兩房一廳。有客廳，裡面還有五坪大的和室。浴室和廁所是獨立的，挑高也很高。透過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公園，傳來傍晚正點報時的音樂聲。

撇開其他房間都一片漆黑而顯得荒涼這部分不看的話，此處不失為一處舒適而明亮的空間，頗令人意外。

「有鍋子嗎？」

我問道。

「嗯，有啊。也有卡式瓦斯爐喔。」

「我準備了雞肉丸子、白菜，還有粉絲，打算弄個簡單的火鍋。最後再煮個烏龍